

平远县离、退休干部职工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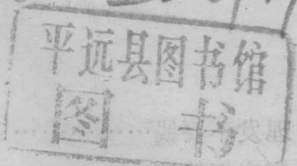
故 事 会



平远县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编

60296

7218/1/1(1)



目 录

(一)	石北苏区五勇士	赖森文	1
(二)	梁伯留须	王捷步	4
(三)	病房除奸	李振环	5
(四)	巧袭炮楼	廖佐焕	10
(五)	长安绿水故事	丘桂根	19
(六)	酸水井	肖子军	24
(七)	鸡蛋竞走	孙云喜口述 王权生整理	26
(八)	聪明的小燕	林振权	30
(九)	姚雨平将军故事		
		姚雨香口述 姚举尹整理	32
(十)	黎保寿续对	王远夫	33
(十一)	宋湘继联	王远夫	34
(十二)	五指石故事	王捷步	35
(十三)	程政轶迹	王捷步搜集整理	36
(十四)	松溪桥上九过人	肖子军	37
(十五)	糍粑爱吃裤爱着	肖子军	39
(十六)	脚踏黄塘问黄塘	肖子军	39
(十七)	南台杂记	王捷步搜集整理	40
(十八)	关心、生活	刘芳子	42
(十九)	记着山歌救命情	肖子军	44

平远县图书馆



02028800230

(二十)	明日理发不要钱	肖子军	45
(廿一)	买里牛来打赖子	肖子军	46
(廿二)	伞柄莫点断了	肖子军	47
(廿三)	彼此一同	肖子军	48
(廿四)	交易不成情义在	肖子军	49
(廿五)	笑话妙联	王远夫	50
(廿六)	马先生对	王远夫	50
(廿七)	祝梅青学校复办志庆	王捷步	51
(廿八)	南台游记	谢继嵩	52
(廿九)	编后话		57
12	翠下自	我水刻	(六)
20	张口喜云何	虫竟垂西	(七)
30	燕心前即柳		(八)
	事对平游平雨敲		(九)
32	张口喜雨敲		
33	扶翁扶翁		(十)
34	海船船来		(十一)
35	老菊官番正		(二十)
36	燕对如野		(三十)
37	人野武土村菊对		(四十)
38	香袋背边受野对		(五十)
39	嫩黄回嫩黄湖哩		(六十)
40	田紫台南		(七十)
41	湖堂 小关		(八十)
42	静余峰雁山香野		(九十)

石北苏区五勇士 前赴后继上平城

这个革命故事，发生在本县东石的石北乡的灵水、白岭。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平远县委领导着在平远县东石、石北、坝头、河头、八尺、石正、仁居等地的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在东石成立了区委、石北乡成立了乡党支部、乡苏维埃政府、赤卫队、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向革命群众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宣传运动：宣传打土豪、分田地；打倒贪官污吏；宣传“二五”减租等，广大的贫苦农民及各阶层的革命群众纷纷起来参加革命，革命队伍迅速壮大。在革命力量大发展的形势下，平远县的反动派吓破了胆，在惊惶失措中阴谋对革命人民进行镇压，于1930年4月13日捕捉了石北党支部书记丘展朋同志（后被敌人杀害于畲脑）。东石区委、石北乡党支部想办法进行营救。就在这个时候，朱德、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红四军派出第一纵队，由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彭佑率领在仁居灵石下打跑了国民党县长罗俊超为首的反动部队，进驻平远县城——仁居。罗俊超一伙逃至东石与仁居交界的畲脑。

1930年5月14日红四军一纵队进驻平城以后，石北苏区的革命群众在东石区委的领导下：为了向一纵队报告东石一带的敌我情况和请一纵队派出部队来东石协助开展工作，决

定派人前往仁居县城与一纵队取得联系。但前往仁居的主要交通路线的畚脑却被敌人切断，无法通过。因此，能否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把情报及早送到一纵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赤卫队员曾福香，一马当先，接受送信的任务。他化装为农民，把信塞在笠麻的竹叶夹层内，但行至畚脑即被反动派逮捕。敌人用尽诱、骗、迫、刑等各种毒辣手段，企图使他变节、告密，但赤胆忠心的革命战士却视死而归，义正词严地大骂国民党是狐群狗党，搞得反动派哑口无言，最后使出灭绝人性的手段，把曾福香同志杀害于畚脑。

当曾福香同志被杀害的噩耗传到石北苏区时，激起了苏区的灵水。白岭人民无比义愤，区委又派刘短三同志去送信，化装乞丐前往平城。但反动派由于被我红军吓得丧魂落魄，对所有过往群众均进行搜身检查，连乞丐也不放过，刘矮三同志在畚脑又落入敌手。敌人用尽各种酷刑，均无法获得我一点情况，刘同志表现宁死不屈，最后敌人把他倒吊在梁上，颈上还挂着一只大菜蓝，蓝中装满石头，把他吊死。

赤卫队员林登寿听到两次送信的同志均惨遭敌人杀害，心中燃起了革命的烈焰，对敌人怀着满腔仇恨，坚决要求区委派他去送信，表示一定要完成任务，把信送到仁居。经过领导同意后，他化装卖新衣的货郎绕道畚脑仓子下前往平城。但途经仓子下时又被敌人掳去。凶残毒辣的反动派，对林同志用尽各种残酷手段进行严刑拷打，林同志被打得死去活来。当反动派得不到我党的秘密时，以生剥、活割挖掉他的心肝后，往腹中塞进一只烂草鞋，弃尸山野。这一惨不忍闻的惨态，使广大革命人民无不义愤填膺。

一连三次派出前往平城送信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但灵水、白岭的赤卫队员都表示要继续派出人去，一定要迅速与红四军接上关系，把当地的情况报告给红四军，请红四军来支援，为死难的烈士报仇。李万均、林庆洪两位同志自告奋勇，向党请求承担送信的任务。送信的同志虽然接二连三，一个一个惨遭敌人杀害，但却丝毫没有动摇革命者的意志。这次吸取了前几次的经验教训，李、林两同志绕道大和嶂、上举、乌柘溪走了一个大弯，完全避开了敌人的检查，到达仁居县城，终于把信送到了红四军一纵队，并汇报了东石一带的敌我情况，要求派出兵力，打击反动派。完成任务后，林庆洪同志留下在一纵队工作（在红四军撤离仁居后，地反民团攻陷仁居时牺牲），李万均同志则绕道经八尺，河头的高峰顶下坳，胜利回到石北。

一纵队得到情报后与平远县委作了研究，随后又得到东石区委书记曾庆禄同志的汇报，便派出一支部队奔赴东石、大柘等地，大力协助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组织工农政权，掀起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财物的革命高潮。

中国革命的胜利的确是无数革命先烈的头颅和鲜血换来的。现在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要以革命前辈赤胆忠心为人民的伟大的革命精神，投入祖国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做一个为革命事业而献身的促进派，继承革命先烈未完成的革命任务，把革命的事业一代一代地发展下去，为最后实现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赖森文

1985年6月13日

梁伯留须

梁集祥同志参加革命后，先后以各种身份到党所需要去的地方工作。1946年秋由党派到江西赣州中学教书，以中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宣传发动群众、调查敌情、建立组织等，他在赣州期间为党做了不少工作。

1948年春末，赣州党组织收到中央局电报“梁有敌嫌”。当时，赣州党组织认为梁集祥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平时相处思想正派、是个好同志，不信有特务之嫌；但在当时条件下，党的通讯地址不断变更，要和上级随时联系有困难呀！只有根据电文指示，作出决定：收回梁伯的枪支，叫他回家。梁伯平白受此挫折，毫无怨言，对党对革命事业仍是忠心耿耿，他当时向党表示：我在任何时候对党都忠诚老实，现在既有电文愿接受党对我的考验，但要求留在革命队伍中，直到把问题搞清楚。赣州党组织考虑到梁伯平时表现及中央电文未定处理，故此同意留下他来，但不能再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只能做党外最低层的工作。这时，梁伯一心跟着党，做党分配的最艰苦的工作，并积极完成任务。为表示对党的忠诚，1948年梁伯留须以明志。直到解放前夕，才把真象弄清，原来中央电文是：“梁有敌眼”。这是当时译电中的一字之差。我在50年初仍见他留着长须作报

告。几个月后，他到省里开会见到了^{领导}，^{领导既}表扬他，“相信组织、革命意志坚强”。并说明情况。^{又向他}把胡须剃去。^{才能参加会议}梁伯高兴地接受了并以新的姿态迎接着朝阳

王捷步整理

1985年7月

病房除奸

李振环

一九四八年秋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蒋介石八百万匪军被打得支离破碎。解放军南渡长江后，把蒋匪胡连兵团，像赶水鸭子一样赶到了南方。胡匪想在南方作跳板，窜到台湾去。

南方的游击队，为堵截蒋匪逃窜，和迎接解放大军南下，正加紧向敌人进击。南方的反动派，有识时务者，表面为国民党效力，暗中却听游击队差遣，为自己开一条退路。但也有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尽忠的死硬派。形势纷云复杂，病房除奸的故事就出现在这个时代。

南方游击队为堵截知牵制胡匪逃窜台湾，大部兵力由祥哥率领奔赴战场；老、弱、病者，由杏哥领导守住大本营。

南山脚下有家地主陈烟，得知这一情况，便偷偷报告当地谢匪，勾引胡连，进行报复性的围剿。谢匪得到消息，也因累吃败仗，一来看能否扭转声望，二来为向上级报功，三来趁机捞一把，隐定军心，因此派一个大队，由吕大队长

带兵进剿。

谢匪过处，不但房屋烧光，牛羊鸡狗六畜精光，就是不能逃去的鳏、寡、孤、独、老、病也不能幸免，格杀勿论，真是天怒人怨。

就在一个秋风瑟瑟，月色朦胧的三更时分，站在高山放哨的老方，发现对面山坳口有移动人影，便发出暗号，但对方没有回音。敌人来了！他端起马枪“砰！砰！砰！”向营地报警。仍在灯下学习的杏哥听到枪声，知有情况，便有条不紊地组织身体较好的一班人，由自己率领进行掩护，其余人马统统转移。谢匪到来时，杏哥一班人居高临下进行阻击，打得匪兵寸步难移。恶战一些时候，村里群众也用炮竹、油桶虚张声势，遍村遍野都是枪声。匪兵误认游击队援兵到来，便且战且退、狼狈逃去。这时，天已大亮，游击队和群众一起打扫战场，发现谢匪吕大队长已被击毙，其余死伤不少，缴获枪枝五、六枝，军民一片高兴。

不幸的是，我们的队长杏哥身负重伤，由于时间耽搁，流血较多，已经不省人事。情况十分危险，必须马上就医抢救。怎么办？经紧急商议，决定尽快送伪县医院进行抢救治疗。为避免路上匪兵盘查，又能引起医院重视，决定把杏哥伪称为匪吕大队长。经一番装扮后，便抬着杏哥出发了。

太阳升起了丈把高，从南山到县城的大道上，只见两个“匪兵”护送着一付四个农夫抬的担架。事有凑巧，担架来到半路，遇上了寻找伪大队长的六个匪兵。匪兵盘查获知抬的是吕大队长，真是喜出望外，忙把担架抢抬过去，就打发护送和抬脚的回程，扮装群众的游击队员面面相觑，怎么

办？游击班长急中生计，忙把担架拦住，说：“你们不给脚钱，就休想抬走！”匪兵们一听要给脚钱，便要发怒，当中一个招呼他们的同类耳语了一降，便道：“好罢，要钱，你们就把担架抬到医院。”游击队员一听，正合心意，便把“伪大队长”一溜烟抬到了医院。

游击队员要把杏哥送到伪医院治疗，原来医院里有个地下党员练医生，练医生与党单线联系，也曾给游击队输送过几次药品，杏哥一到院，练医生马上就诊，给输血。练医生忙了一番后，细心一想，觉得伤员来得蹊跷。伤员衣服上的弹口与身上的伤口不相符合；穿的是伪军官服，可皮肤又赤黑。他使用暗语进行试探护送人：“山上鹧鸪水中鳗，你们那里出产什么呀？”游击班长马上回道：“我们那里不产鹧鸪不产鳗，有的是山鸡！”练医生一听，喜在心中，便吩咐说：“那最好，你们打到有山鸡，不妨送来这个“官长”补养，价钱他不会亏待你们的”。那六个匪兵乘此话尾说：“医生说的是，我们会大大打偿你们，你们回去吧，脚钱改天在你们卖山鸡时一并偿给！”游击队员明知匪兵们要滑赖帐，也只好装着说：“我们认准这个医生，改天就来要钱。”练医生语带双关地说：“你们放心吧，莫忘了多送几个山鸡来”。这样，杏哥就安顿在医院治疗起来。

杏哥医了几天，伤势渐见好转，忽一日来了一个麻烦事。原来，吕大队长的三姨太闻丈夫受伤就医，从二百里外赶来探视。练医生一次二次、三次借口伤员未脱危险，不准外人看望，暂时避开了几天，从中也和游击队商量好一个对策，决定来一个以假乱真，大闹病房。

三姨太第四次到来时，练医生与她约法三章：一、来人不得靠近伤员；二、不准与伤员谈话；三、不准喧哗。如不能做到，便谢绝探视。三姨太只好应从下来。这一天，三姨太一步三个屁股花来到病房，入门几步，便被拦住，不准靠近病床，看着病床上躺着一个人，面朝里边，不动不弹，开口要喊，护士上前捂住了她的咀。就这样，弄得她进退不能，哭笑不得，干瞪着眼。过了个把钟头，站着腰酸背痛，自觉无味，正打算离开病房时，突然闯进来一个哭哭啼啼、花枝招展的女人，口中伊伊呀呀不知其哭些什么话，护士来拦便撒泼打赖，待问清来由，才知是吕大队长的又一个什么“四姨太”。这样一来，病房就闹开了。三姨太喝道：“你是那来的野鸡，莫摸差了门径，这里的可是我丈夫吕大队长！”四姨太哈哈大笑，回骂道：“你是那来的破烂货，来到这里想捞裤洗，……”三姨太不认“四姨”，“四姨”不识三姨，吵成一锅粥，轰动了整个医院，看热闹的人围得病房水泄不通。最后，还是练医生出来干涉，主持公道，决定让“吕大队长”“认亲”。这么一来，“吕大队长”自然认了“四姨太”。三姨吃了醋，便破口大骂，悻悻而去。这一麻烦，便顺利闯过了。

过了数月，杏哥伤势渐愈，只是身体尚弱，正在加强补养。忽然，一件更麻烦的情况降临了。临近医院的警察局冉局长来找练医生（这个冉局长是练医生的老同学，都有爱国之心，经练医生长期做工作，亦已参加了革命），报知谢匪要来验证“吕大队长”的真假身份。原来南山脚下的地主陈烟，不知从那里得来个消息，说真吕大队长已在战场毙

命，便来报告谢匪，谢匪吃惊之余，决定派人操之真假。

全国形势发展迅速，游击队为配合解放大军到来，本就伺机解放县城。假四姨太的进城不单为断绝三姨太对杏哥的干扰，同时还利用合法的身份四出活动，探实了匪军的布防、火力等。游击队根据得来的情况，正在制订作战计划。现在出了新的情况，便决定乘此机会，将计就计，把县城提前解放。

一九四九年十月的一天晚上，地主陈烟带一队人马气势汹汹闯进杏哥病房。刚一进门，发现警察局冉局长已带着几个弟兄先到了。陈烟还未张口，冉局长的几条枪已对准了陈烟一伙。陈烟忙点头哈腰说：“冉局长别开玩笑，小弟断不敢与你争功，请把枪口对准共军！”说完把手指着阿杏哥。冉局长笑道：“不准动！我的枪口正对着我的敌人。”陈烟一听，情知不妙，返身欲逃，杏哥眼快，回身一枪，陈烟栽了一个狗吃屎，不动了。其余匪兵吓得全身筛糠，乖乖缴械投降。

杏哥一枪打响，县城内外顿时枪声大作。冉局长带队起义的警察队从内接应，城外游击队从天而降。经过一个晚上的激战，谢匪被我全歼。天亮了，红日喷薄而出，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城里最高建筑物顶头迎风飘扬。整个山城，炮竹齐鸣，锣鼓喧天，军民同庆。一个伟大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开始了。

(完)

巧袭炮楼

廖佐焕

为了使人们不要在记忆的长河中遗忘那次小小的战斗，我现在就给大家讲：这个小小的战斗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革命前辈的智慧和勇气。故事是这样开头的……

一九四八年一月，由粤东支队付队长程严同志率领的游击健儿，在平远的大柘镇打了一个漂亮仗之后，秘密地运动到了理想的游击走廊——南台山。

南台山巍峨的主峰座落在平远的西南部，气势雄伟的山脉，一直伸向江西的寻乌县。就在这南台山脚下，有一个圩镇名叫石正圩。圩镇设有一个乡公所，伪乡长谢江涛在日益涨大着的人民武装力量面前，早已成了惊弓之鸟。但有一个五华任过伪县长回来的反动头子名叫凌准的，则是一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透顶的家伙；他在五华任伪县长被五华县革命人民赶了回来，在石正圩买了一间店子做为公馆，干着把持乡政的土豪劣绅的勾当。石正圩的圩岗上，有一片密集的紫灵树林，那里是卖牛的客商栓牛的地方。圩岗上，有一座炮楼，炮楼里住着乡公所的伪自卫队，凌准要抓丁催粮，鱼肉百姓，就靠这炮楼里的枪杆子。

且说石正圩，它不但接界江西，而且邻兴宁、梅县，是两省四县相联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这次战斗就是在这个圩镇里进行的，攻击的目标当然是那座瞪着贼眼的炮楼。

公历的一月，正是农历的十二月，还是数九寒冬。战斗打响的前一天夜里，高高的南台山上，游击健儿们燃着了抗寒的篝火。那一边，游击队的领导正围拢在一起，研究着作战方案。这一边战士们却在谈论着大柘镇战斗的经过。有个叫李福的战士，说到兴头处，干脆表演起大柘镇战斗中匪兵狼狈像来，逗得战士们捧腹大笑。尽管当时环境恶劣，战士们却尽情地享受着胜利的欢乐。

不知是谁忽然发问起来：“喂！我说今天晚上，怎么我们的百灵鸟不唱了呀？”马上就有人接了声：“嘿！到他老家来了，他不能想起他的妈妈和那个，那个李小妹么？！哈——”李福又插了一句：“也难怪呵，三年了，三年没见过面了嘛！……”这样，又引出一阵欢乐的笑闹声。

说话间，大家的目光都一齐投向离火堆十多步远的石坎上，石坎上坐着一个俊小伙子，浓眉下长着一对精灵的眼睛，薄薄的嘴唇上还没有长出胡子来。但他却是个游击队的老战士了。他，名叫凌百灵。

为什么他偏要取名“百灵”呢？李小妹又是谁呢？原来，这百灵出生在南台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父母一生勤俭，日子还过得马马虎虎，每天一餐番薯两餐粥。老两口只生了这个独子，自小爱如掌上明珠。乖巧的百灵也就学得了爱笑爱闹，百灵百晓。人们就给他取了个绰号——“百灵鸟”。渐渐的，连他的真实姓名也给忘记了。

因为家贫，百灵十一岁了也没有上学读书，只给人家放牛。就在放牛的日子里，结识了河对岸的放牛妹子李小妹。他们经常在一起扒鸟窝、摘野山柿、砍柴草。后来，他们都渐渐长大了。表面上他们逐渐疏远了。不过，百灵到远田驶牛时，小妹就给他送饭；小妹上山割鲁草时，百灵也免不了去接触她一程。

百灵十八岁那年，乡里抓壮丁抓得紧，二丁抽一三抽二，单丁独子也要去，因为百灵家无钱无势，当然逃不脱当兵的厄运。乡长的一支签，急坏了百灵全家。家里穷丁当，无钱买兵额；独根独苗，父母又舍不得让他去送命。经过一番商量后，就让百灵上南台山藏了起来。但是，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凶神恶煞的伪乡长。就抓走了百灵的父亲去四望嶂煤窖里做苦工。卖身钱顶不了百灵的兵额钱。不过半年，也就是百灵十九岁那时节，煤窖塌顶，百灵的父亲被压死在里边了。百灵和妈妈哭得死去活来。百灵发誓要替爸爸报仇。理完爸爸的后事，他就寻到梅县参加了游击队。离乡的当晚，也就是现在宿营地这个山坳里，与李小妹分手的。转眼就是三年了，这些旧事，怎能不勾起百灵的回想呢。

李福的话，使沉默中的百灵不好意思理起来，众人的哄笑更热闹了。大家迫百灵唱一首客家山歌过瘾。“百灵鸟”只好张开了嘴巴。他唱道：

日头碧出九条须，
游击阿哥笑咪咪。
阿妹问伊笑几个，
岔打哩平远打江西！

“唱得好！”原来程严同志已在战士堆里，首先夸赞了一句。同志们一齐呼叫“唱得好！”“有志气！”不知是那个战士高声提议：“我们欢迎严哥唱来一首好不好？”大家热烈响应道：“好！欢迎！”原来“阿严哥”是战士们对程严同志的亲切称呼，阿严哥笑呵呵地说：“我虽然到客家地区几年了，但客家山歌我还学得不好，今晚大家高兴，我就唱一首替大家助助兴吧。”说完，他就用那带有北方口音的嗓子唱开了——

一条大路曲曲弯，

革命来到南台山。

延安打到平运转，

平远打到紫金山。

“好！唱得好！”战士们又欢呼开了。

正当众情欢腾的时刻，山口传来哨兵的口令声。“口令？”“打虎！”“上山！”阿严哥说了声：“三班长侦察回来了！”就向山口走去。

三班长奉命到石正圩侦察回来，除两名同行的战士外，还带回了个老大伯。阿严哥来到他们身边时，三班长报告说“情况正常，只是今天黄昏凌准到过炮楼一趟，说大柘被我们打了，要自卫队警惕些。”阿严哥听后笑了笑说：“好呵，说明前几天的一仗，震惊这个凶神了！”接着他转向老者询问到：“这位大爷是……”三班长忙介绍说：“这是凌大伯，他对石正圩自卫队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我把他领来了。”阿严哥忙拉住大伯的手：“啊，辛苦你老人家了！”

说话间，扶着老人来到火堆边。百灵惊喜地叫了声“三叔公！”就扑向大伯。大伯眯着眼瞧了百灵半天，才颤抖着胡须说：“啊，百灵，好孩子，原来是你呀！你参加解放军了……。”百灵高兴地回道：“参加三年了，那年出走后，我很快就找上了游击队。我妈和小妹都好吗？”

百灵这一声问，老人的脸色马上变了，他用低沉的声调后百灵诉说：“今年六月间，恶魔凌准看上了给你妈挑水的李小妹，他起了歹心，要娶来做小，小妹和你妈死都不愿意，老恶棍就叫自卫队把你妈抓到乡公所，说你妈是共匪家属，被捆起来毒打，要她交出儿子来。你妈受尽折磨，抬回家里，就断了气。李小妹也不愿受老恶魔的侮辱，同一天晚上也跳了河……。”

大伯一席话，激起了战士们无比的愤怒，一双双圆睁的眼睛要射出火来。这时的百灵，眼里没有泪水，牙齿咬着下嘴唇，血从嘴唇上淌下来。阿严哥那被战火熏黑的脸膛在抽动着，这个为革命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硬汉子，眼里也滚转着泪花，他抖动着手，摸着百灵的头说：“百灵，别难过，你的仇恨，就是我们大伙的仇恨，这笔血债，我们一定要清算！”战士们压抑不住感情的冲动，呼喊着一“打到石正去！”“为凌妈妈报仇！”“为李小妹报仇！”“向凌准讨还血债！”

凌大伯一把火，点燃了战士们的心，纷纷请求立即打到石正去。这时，阿严哥说：“石正这一仗我们打定了！”战士们说：“那就快下命令吧！”阿严哥又说：“石正圩是两省四县交接要地，由凌准经营多年，有坚固的炮楼，有充实